

历史上有很多玩弄权术毫无原则的“边将种”，虽然排除了生产结构，却能以小见大，特别诸多历史的生机和真实。本书按“官事”“国事”“政事”“民事”“家事”“外事”“情事”“世事”等诸多类别，介绍清道光至1949年这百余年间的重要往事，补充见证当时的社会风貌。

本书策划 王琳琳

责任编辑 徐子佳

特约编辑 郑军川

美术编辑 兰 馨

美术设计 8  
2007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http://www.rmfph.com.cn

# 目 录

1	宫事 第一
31	国事 第二
52	政事 第三
70	官事 第四
82	民事 第五
102	法事 第六
122	劫事 第七
144	报事 第八
176	文事 第九
195	武事 第十
209	艺事 第十一
225	情事 第十二
240	姻事 第十三
252	它事 第十四

## 宫事◎第一

道光当时说“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皇后过生日，道光皇帝用打卤面在宫中招待大臣和太监。他拼命地节约，甚至穿过打补丁的裤子。

道光帝病重时，将奕訢、奕訢一起召到榻前，以便决定究竟由谁来继承皇位。两位皇子事先都向各自的师傅讨教对策。奕訢的师傅卓秉恬教奕訢说：“上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奕訢的师傅杜受田则很会揣摩皇帝的心理，他献计道：“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爷。唯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唯伏地流涕，以表播恭之诚而已。”奕訢如法炮制，道光果然大悦，说皇四子仁孝，于是把奕訢定为皇太子。

1849年，道光帝病逝，奕訢继皇帝位，改次年为咸丰

元年，并加封奕訢为恭亲王。他之所以在奕訢的亲王爵上加一个“恭”字，目的显然是希望这位很受父皇喜欢的弟弟，对自己也能恭谨服从。当然，咸丰对奕訢还是另眼看待的。1852年，恭亲王分府时，咸丰就把当时京城内最好的一座宅第赐给了他。

咸丰把一个大臣写的“防三渐”作为座右铭：第一，“防土木之渐”；第二，“防宴安之渐”；第三，“防壘蔽之渐”。

咸丰帝授权恭亲王办理与各国换约事宜。咸丰十年（1860年）春，英军18000余人、法军7000余人，陆续开赴中国。而后，占舟山，攻烟台。六月，英法联军再向大沽进攻。清僧格林沁率兵守大沽，而疏防北塘。僧格林沁上奏要在大沽同英法联军决战。咸丰谕旨：“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七月，英法联军由北塘登陆。咸丰战和不定，痛失歼敌良机。英法联军攻陷塘沽后，又攻占天津。咸丰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谈判。英、法提出天津开埠、赔款等要求。桂良拟好接受条款奏报，咸丰谕先退兵。

咸丰帝知道慈禧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女人，于是他在临终前给了慈安一道密谕。并且说如果慈禧依仗着自己的儿子是皇帝骄纵不法的话，慈安可以依照祖宗家法惩治她。咸丰死后，慈安拿出密谕警告慈禧，慈禧当时大惊失色，于是精心侍奉慈安。几年后的一天，慈安生病了，见慈禧左臂缠帛，觉得很惊讶，就问慈禧怎么了。慈禧回答说：“您所喝的参汤中有我的一片臂肉。聊以尽心。”慈安听了非常感动，不久她就亲自烧了咸丰的密谕。后来，慈禧就不再侍候慈安，最后把慈安毒死了。

咸丰帝去世后，年仅6岁的皇子载淳即同治帝即位。母以子贵，慈禧成为皇太后，并垂帘听政。叶赫那拉家族也随之崛起；胞弟桂祥被封为三等奉恩公，享有公爵的尊荣及待遇。在此之前，慈禧的妹妹做了咸丰帝七弟醇郡王奕譞的

福晋。同治皇帝死后，按照慈禧的旨意，由奕訢的长子载湉继承大统。这样一来，慈禧依靠一条剪不断的婚姻红线，以伯母、嫡母、太后的身份继续临朝。

当时，以载垣、端华、肃顺为代表的八位顾命大臣坚决反对太后垂帘听政，双方剑拔弩张，气氛极度紧张。其时醇郡王奕譞在热河，由于和小皇帝有着特殊的亲属关系，使得他果断地站在太后一边，并积极采取行动。他与在京师的恭亲王奕訢联络，在热河与北京之间悄悄地进行着周密的政变筹划。其后，他亲自带兵在半壁店拿下了肃顺，把他解京弃市。关于奕譞的这段经历，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有生动的回忆——我很小的时候曾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戏，演到《铡美案》最后一场，年幼的六叔载洵看见陈世美被包龙图铡得鲜血淋漓，吓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声色俱厉地当众喝道：“太不像话！想我21岁时就亲手拿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

1865年，在慈禧的暗中支持下，忽有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上疏参劾恭亲王奕訢。慈禧召集查办，随即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诏：“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奢曼，骄盈，擅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谨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诸多取巧安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惠！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

1869年，太监安德海奉慈禧懿旨南下采购，其招摇过市，威风一时无二。山东巡抚丁宝楨早已获得恭亲王的书函，于是抓捕了安德海。安德海有恃无恐，威胁丁宝楨说：“你们找死吗？”丁宝楨事先得到恭亲王的支持，于是以太监私自出京，违反祖训，安必为冒充为由杀之。消息传来，朝廷上下一片欢腾，曾

慈禧称赞了宝植为豪杰。

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被杀后，慈禧即任用李莲英继任安德海之总管职务，从此李莲英就成了伺候慈禧梳头、更衣、洗澡的贴身太监，备受慈禧恩宠，官运亨通，人称“李千岁”。慈禧太后死后，李莲英失去靠山，他趁夜乱派心腹把慈禧长春宫的稀世之宝席卷而去。从此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来访者。

1873年，同治帝下旨重修圆明园。第二年，工程全面铺开，内外重臣普遍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恭亲王奕訢也屡屡谏阻重修圆明园。同治帝大怒，以奕訢“召对失仪”、“无人臣礼”为由，下旨降奕訢为郡王，并撤去一切职务。翌日，慈禧出面，“加恩赏还”奕訢亲王世袭罔替。此后，奕訢对慈禧更加俯首帖耳。

同治帝与阿鲁特氏成婚后，感情甚笃。然而慈禧却要求其疏远阿鲁特皇后，而接近自己中意的慧妃。同治无法从命，也不便与皇后接近。为了免受慈禧责难，于是独居乾清宫。心情压抑时，竟在太监引诱下，私自出宫寻欢作乐。天长日久，染上了淫毒。太医知其病情，不敢言，反而请命慈禧。慈禧传旨说：“恐怕是天花。”于是，以痘药治之。同治暴怒，骂道：“我患的不是天花，为什么要当天花治？”太医答：“这是太后的命令。”同治帝默然，含恨而死。

慈禧太后准备册立德宗（光绪皇帝载湉）时，召见群臣于养心殿，大臣们对立德宗一事均不敢持异议。唯有文祥力陈国家多难，不该废长立幼。慈禧佯装没有听到，众大臣叩首而退。至此，光绪皇帝载湉4岁即位，此时朝政大权被慈禧太后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1876年6月，朝廷决定为两宫皇太后册封徽号。按惯例，册封大典由大学士捧上册宝。此次，两位太后同时册封，用人必然要比以往多，于是礼部上奏，要求派大学士16名。这一奏折闹出了笑话。大学士为辅臣首列，是正一品官。

其地位崇高，因而朝廷授受历来审慎。按例大学士只有4名，加上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合计是6人。礼部是掌管礼仪的衙门，奏折中凭空多出了10名大学士，此等疏忽，尤为不该。当时翁同龢为光绪帝的老师，在日记上写了三个字：“可笑也。”

满清皇帝过生日时，各省的督抚都要上表庆贺。1878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皇帝8岁的生日。贵州按察使吴德溥的祝寿贺折，竟写成“恭祝慈安端裕康庆昭和王敬皇太后万寿”，把皇上写成了太后。这一错非同小可，皇帝立即颁布圣谕，将吴德溥交有司论处。

慈禧在1866年时，就开始为自己百年后的陵寝作打算。1873年，整个方案定了下来。此项工程前后用去近10年时间。1879年，陵寝完工，花费银子共计227万余两。

1888年12月15日深夜，紫禁城内贞度门失火。东邻的昭德门、太和门及附近的皮库、毡库、茶库等仓库化为灰烬。大火烧起来后，王公大臣及各部尚书、侍郎，各旗副都统，各衙门司员警卫兵等7000余人，用了两天时间，才将其扑灭。火灾过后，光绪帝接连颁布圣谕，奖励救火者。得到奖赏的贵族、官员有156人，其他兵丁、杂役等各赏银2两，受伤者赏银10两。十余处水会赏银万两。肇事者则处死、降级或罚俸不等。翌年正月，光绪帝大婚，此时距离火灾发生日仅40余天。婚期在即，被烧毁的建筑无法立即修复，于是搭了几座与原建筑同样的彩棚，作应急之用。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外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但清朝没有国旗，而只有象征皇权的黄龙旗。1889年5月，张荫桓要出使国外，请求朝廷定长方形黄色龙旗为国旗。于是，龙旗就成为了清朝的国旗。

光绪 18 岁时，慈禧为他筹办婚事。选后活动在太和殿进行，经过多次筛选的 5 名秀女依次排列：第一位是叶赫那拉氏——慈禧胞弟桂祥之女。其次是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最后是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照规定，选中妃子授予荷包，选中皇后则授予如意。慈禧将如意递给光绪，假意让他自己挑选皇后。光绪感到有些为难，不敢擅自做主。慈禧却仍故作姿态，坚持让他自己选定。光绪这才慢慢走到德馨的长女面前，正要把如意递到她的手里，这时慈禧大叫一声：“皇帝！”并暗示他将如意交给站在第一位的秀女。光绪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到桂祥之女面前，把如意授给了她。慈禧看到光绪中意的是德馨的女儿，想到她们一旦被选为妃嫔，也会有夺宠之忧，便不容光绪再选，匆匆命公主把两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

光绪十六年（1890 年），光绪皇帝举行大婚盛典，各国国家元首和驻北京使节纷纷致贺。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送来的贺礼是一座供玩赏的白鸣时辰钟，钟上用汉字镶嵌着一副贺联：“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岁富贵寿康。”贺者无心，受者有意。慈禧一见“日月同明”的嵌字后，立马脸就拉长了，当即指示大太监李莲英将英国时辰钟搬出大殿，匿迹避忌。光绪皇帝知道后，觉得英国女王的贺联并非有意嘲弄朝廷，弃之不顾，有碍中英外交关系。但在慈禧的怒颜威吓下，未敢进言缓颊。

光绪皇帝很喜欢读书，每天退朝之后都手不释卷，并无其他嗜好。然而，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丧权辱国，使光绪皇帝意识到，以前所读的儒家经典都是无用之物，于是一把火全部烧掉。从此以后，他开始购进大批西方书籍，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于是下定决心变法。

据说 1894 年前后，珍妃偷偷从宫外购进一架相机，平日不仅自己照相，还教皇帝和太监拍照。她在照相时“不拘姿势，任意装束”，拍摄了不少化装相，其中有一张照片被慈禧无意中发现，曾对她进行了一番责难。后来，珍妃又拿

出自己的私蓄，命一戴姓太监在外开了一家照相馆。很快，皇后知道了这事，并告知慈禧。慈禧闻之大怒，立即将姓戴的太监传来讯问。太监在重刑之下不敢隐瞒，说出了实情。珍妃受到责罚，戴姓太监则被活活打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宫里再也没人敢谈照相了。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前两天，要在颐和园演习祝贺大寿仪式。这天早上，光绪皇帝率领百官来到颐和园，可演礼官李莲英还没有来，演礼无法进行，只得派人去催。两个多小时后，才见李莲英带着一群小太监来临。待演礼完毕，已然过午，光绪皇帝非常生气，突然下一道口谕：杖打李莲英40！本来掌刑的太监奉旨打人时都是虚打，可这次不是虚打，而是实实在在地打了40廷杖。李莲英吃了这次亏，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变得更加放肆。他依仗太后的权威，在宫内太监中结党营私，同时勾结朝中守旧势力，干预朝政。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维新派人士，立意变法维新。李莲英对朝中守旧势力暗加操纵，将慈禧太后包围起来，说皇上勾结党人，要推翻圣母皇太后，请求立即采取应对措施，终致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庆贺，进口了中国第一辆小轿车——第二代奔驰轿车。

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之际，由于内忧外困，光绪帝颁布圣谕，传达慈禧的旨意，意思是不要大肆庆祝，也不用进献贺礼。而实际上，庆贺的规模没有明显的缩减，日程安排、进贡的礼品等一件都不少。由于臣属们实在“心意诚恳”，慈禧于是特令大臣王公将贺寿贡品于9月25日前呈进，蒙古王公则于9月26日呈进。搜刮得及满钵满的慈禧发表懿旨说：“该王公大臣等仍循旧例呈进贡物，系属出于至诚，若仍不允准，无以中臣下将敬之忱，转若近于矫情，均著加恩赏收。”

清人崇福长相与光绪帝相似，因而被同班伶人或称为“假皇上”。戊戌变法

后，光绪被幽囚于瀛台，与外界音讯隔绝。崇福趁机勾结宫中守库太监，行走外省冒充光绪帝行骗。二人用“奴才”、“圣上”之称呼，服用奢侈，金龙被褥，玉碗、玉印等不一而足。一时间，“光绪帝逃出瀛台”的说法不胫而走，街谈巷议，传得神乎其神。城中男女、候补官员纷纷前来参见，来者均行三叩九拜之礼。后张之洞闻言亲自前往探查，结果一举识破。二人遂被抓捕，处决于阜湖门。

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他在戊戌变法后被罢官。看完诏书后，他老泪纵横，因为诏书上写的内容是让他回老家，由地方官严加看管。对于皇帝的老师来说，这样的内容等于斥逐，而且没有任何掩饰的礼貌言辞，他觉得自己很没面子。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仓皇出逃，路上又饥又渴，两天没有吃东西，百姓们端来窝头，君臣们于是争先恐后，抢窝头在手。大嚼大嚼，慈禧一边嚼，一边说：“好吃，好吃！”慈禧吃了百姓的窝头，觉得味美无比，回到宫来叫御膳房照着做，怎么也没有逃难路上的好吃，最后做成这种米面，要干面的小窝头，慈禧好像还觉得差不多。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慈禧带着光绪和王公大臣仓皇逃到西安。她一边下令清军斩杀义和团，一边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讨得了洋人的欢心，北京城这才暂时平静下来。她惊魂稍定，便动身返回北京。途中，她一时兴至，要带光绪和众大臣到古城汴梁一游，顺便到古刹相国寺降香礼佛。

慈禧的大队人马进开封城时，全城百姓跪迎路旁口称万岁。开封知府亲临迎驾，慈禧太后乘八抬大轿径直朝相国寺而来。智清方丈身披袈裟率寺内众僧跪在山门迎接。慈禧落座后，智清忙跪地高念一声佛号，说道：“今日老佛爷驾临敝寺，真是蓬荜生辉，光耀佛门，现将镇寺之宝献上请老佛爷笑纳。”

慈禧一听智清要给她献宝，顿时乐开了花。太监李莲英立刻走到智清面前说道：“方丈惠心可嘉，太后特此恩准，快快将宝献上。”

可没想到的是，智清送给她的是一桶姜山（一统江山）。慈禧气得牙咬得吱吱响，嘴上却什么也不能说。

后来慈禧太后看到大殿门上方高悬着一块匾额，上面镶嵌着“古汴名蓝”四个金粉大字，于是找到了报仇的借口。（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凡是帝王的名字不准民间擅自使用，如果与名字相同必须用其他的字代替，这叫避讳。匾额上的“古汴名蓝”中的“蓝”字正犯了慈禧的名字。）这时慈禧走到智清面前，假惺惺地说道：“弟子本是佛门中人，我本不愿加罪于你，可惜国法难容。因此地是佛门圣地，本宫不开杀戒，赐你自裁。现大殿前有一放生池，你就投池吧。”

智清也不答话，整整袈裟到放生池边对天遥拜之后，纵身跳进池内。但是不过一会儿，智清即从池中爬出。慈禧不禁大怒喝道：“大胆智清，竟敢违抗懿旨……”没等慈禧说完，智清早已水淋淋地走到慈禧面前，说道：“贫僧岂敢违旨，贫僧刚刚走到奈何桥上，被一个人拦了回来，无奈贫道只好又回到阳间。”

慈禧哪里相信，她冷笑一声问道：“何人如此大胆，竟敢违抗本宫之命？”

智清答道：“禀太后，此人乃是先帝乾隆皇帝，先帝亲口所言此匾是他亲笔所题，与贫僧无关，故叫贫僧返回阳间。”智清说得头头是道，慈禧心里也疑惑起来。她忙问道：“既是先帝所题，为何无先帝落款？”



慈禧在颐和园慈宁宫前与众妃、太监合影，她上仗着她的权力。

智清答道：“想当年乾隆盛世，天下太平，黎民安乐，朝臣皆服。先帝为体察民情多次南巡路过开封来本寺降香，他看本寺香火旺盛，众僧皆安心诵经念佛，一时兴至故御笔亲题匾额。只因先帝是微服出访，故不便留名。”慈禧听智清说得有理有据，不由半信半疑，又问道：“先帝既是微服出访，你寺又怎知是他御笔呢？”

智清答道：“本寺原先不知，后来先帝在太和殿召见河南巡抚时提及此事，巡抚告知本寺并嘱咐本寺将此匾高悬于大雄宝殿上方以光耀千秋。”慈禧听了转头问开封知府：“此话当真？”知府战战兢兢地答道：“此匾确系先帝所题，开封府志上有记载，臣去取府志请老佛爷阅览。”

慈禧自觉没趣，挥一挥手说：“不必啦，退下！”李莲英见主子进退两难，忙解围说：“方丈不要介意，刚才不过是老佛爷和你开个玩笑。”智清又接着说：“刚才在奈何桥头，先帝还说不知哪个不肖子孙竟和老祖宗开玩笑来了，连寡人的御笔也不认识。”

《杨乃武与小白菜》是清末的戏文，是清末一大奇案。最后此案是在慈禧太后亲自过问下才得以结案，使这桩拖了三年之久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

贝勒载涛酷爱戏剧，经常排演《花蝴蝶》《金钱豹》等剧。在府中串戏如遇人手不足，家人、奴婢都会被安排上阵。一年四季，乐此不疲。老福晋患病时，载涛胞兄载沅入内探视。载涛听说后，急奔入内，牵着兄的袖子说：“黄鹌楼排演戏一角色，二哥演周公瑾可以吗？”载沅回绝。老福晋见状拍案怒曰：“我病如此，尔便酣歌狂舞取乐耶？真是全无心肝。”载涛于是垂头丧气而出。

北京城里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是专供西太后慈禧使用的。由于她对机车的震动和声响非常厌恶，以至于让太监拉着列车走，而不用机车牵引。对此，《清宫词》描述说：“宫奴左右引黄幡，轨道平铺瀛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飘轮直过福华门。”1903年，西太后慈禧从北京南下謁西陵，乘坐经过专门改装的花车。

1903年袁世凯与庆王勾结，逼执北京朝政。一天，慈禧宣谕袁世凯入颐和园觐见，袁世凯居然领兵入京，兵士全副西式武装，裹以虎豹斑纹皮裘，其声势非常煊赫，不可一世，王公大臣遇到了都唯恐避之不及，内廷太监见了呆若木鸡。于是有人把袁世凯比做东晋时的桓温。

德龄、容龄的到来，给古老的紫禁城带来了一股时尚之风。当时美国公使康格夫人、西班牙公使德卡塞夫人、日本公使内田夫人等外国驻华使节夫人们入宫拜见时均由德龄陪同并担当翻译。德龄还为光绪皇帝讲授英文，并经常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译读国外的报纸，为清宫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德龄姐妹还与美国公使康格夫人和海军提督伊文思夫人接洽，邀请美国艺术家卡尔女士为慈禧太后画像。这是油画艺术第一次进入清宫。画像中的慈禧，身着黄袍，手戴翡翠手镯一对及翡翠护指，头戴玉蝴蝶及鲜花，状颇适然。整幅



左起：德龄、阿格格（庆王奕劻的儿媳）、慈禧、龙女阿松（慈禧内侄女）、容龄

画作笔法精致细腻相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此画原藏于美国斯密桑宁基金会国家美术文物典藏署，现存于台湾。

1903年，俄国公使夫人向慈禧赠送沙皇照片。德龄在她的回忆录中记道：“我们忙着准备一切，等候荷兰康太太光临。大约在十一点钟光景，她来了，先由我妹妹在会客厅接见她，然后引她进仁寿殿见太后。太后登了宝座，皇帝坐在太后左边，我站在太后右边做翻译。太后穿着黄缎绣袍，上面绣着彩凤和‘寿’字，还镶着金边，满身挂着鸡蛋般大的珍珠，手上戴着许多金镯、金戒指和金护指。我妹妹领着荷兰康夫人进殿，夫人就向太后行礼，太后也与她握握手，夫人呈上沙皇全家的相片。太后讲了一篇措辞极美的欢迎辞，并谢了沙皇帝后的盛意。我都替她翻成了法语，因为大使夫人不懂英语。太后又命皇帝与夫人相见，于是皇帝与她握握手，并问俄皇帝后安好。于是太后走下宝座，带大使夫人到她的宫中，在那里她们谈了约有十分钟。太后又命我引夫人见皇后。”

1903年1月18日，清政府特别为克林德碑举行落成典礼，并派醇亲王载沣前往致祭。对此，一位在场的美国人有如下记述：

北京的各国公使馆中的外交使节还有他们的夫人、孩子都参加了落成仪式。到场的还有很多中国官员，有的代表当地政府，有的来自清朝的中央政府和外务部。慈禧太后派醇亲王参加落成典礼，并由他亲自洒酒祭奠。不管他是否喜欢这样做，醇亲王还是表现出了一个大清帝国亲王的非凡气度。醇亲王双手托着一个中国古代祭祀时用的三角酒杯，那柄把酒从一个造型独特精美的大酒杯中倒进醇亲王手中的酒杯。醇亲王似乎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还听说了另外一件事，中国人认为，中国政府之所以建造这个石拱门，不是为了纪念克林德，而是为了纪念杀死克林德的人。

1905年6月，新编陆军开始实行改服制，但是清政府只允许军队易服而不

许剪辮。开始时一些官兵只是将发辮剪去一束，以便于戴军帽。到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辮者不可胜数”，练兵处只得下令禁止军队剪辮，命官兵将发辮盘于帽内。虽然下了禁剪辮令，但军中剪辮风仍不减。不久，剪辮风气又从新军扩展到学堂，百姓对剪辮者已见怪不怪，而校方对此亦不强行干预。1907年5月6日，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辮成风，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和军人剪辮，违者予以严惩。令下，各地官府采取了一些行动，剪辮之风稍敛。

慈禧太后喜爱看京戏。有时，她兴趣来了，也会穿上戏衣，借同李莲英或其他太监们舞弄一番。但她性情古怪，专横跋扈。高兴时可以大加赏赐，不高兴时就借打骂演员出气，使演员们诚惶诚恐，无所适从。

慈禧看戏时喜欢“对号入座”。有一次，唱青衣的孙怡云进宫唱《玉堂春》，出场做板有一句“鱼儿落网有去无还”，他照旧词唱了“羊入虎口有去无还”，慈禧听了大怒，喝令孙怡云立时停演。孙怡云见状，吓得直哆嗦，还不知自己错在哪儿。原来，慈禧属羊，羊入虎口，岂不是虎把羊吃了吗？孙怡云犯了这个“忌讳”，被驱逐出宫，并下旨永不准他再唱戏。

慈禧喜欢拿演员寻开心。一次郎德山饰演《金钱豹》里的猪八戒，他明知道郎德山是回民，却让他学猪叫。郎德山一听，这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我偏不学猪叫，我学羊叫，也拿你开心。郎德山豁出去了。没想到一声羊叫反倒把慈禧逗乐了。

有一次宫里演《翠屏山》，演员正唱着呢，慈禧突然下令停戏，让人把戏提调叫来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不想当差了？”戏提调挨了骂莫名其妙，不知什么地方犯了忌，后来向人请教，才知道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当着太后的面唱这一句，挨一顿骂还算轻的呢！

有一年二月初二，清宫里耍龙灯，著名武生杨小楼耍珠子，不慎把戏台角上的檀香木架子撞倒了，众皆大惊，这撞架的罪过可不轻啊！慈禧立即传杨小楼，杨小楼赶忙跪倒领罪。慈禧开口就问：“三元（杨小楼的小名，慈禧从来都叫演员的小名），你今儿是怎么了？”杨小楼连忙答道：“奴才今儿个唱了四出《挑滑车》，实在有些支撑不住了，才无心惊了驾。”

慈禧听完说：“真难为你了，今后不许应这么多活儿，赏你 20 两银子，回去休息吧！”

接着耍珠子的李寿山一想，这倒不错，不加罪反加钱，我也来一下子。耍着耍着照样把台角的架子撞倒了，人们又一惊，龙灯一停，李寿山被带到慈禧面前，慈禧面带怒气问：“李七，你怎么了？”李寿山一愣，不知如何回答。慈禧说：“你是看三元得了赏，也想试试？你是存心哪，来呀，传竿子！”

竿子就是灌了铅的竹竿，分量重，打在身上特别疼。李赶快求饶，慈禧怒气稍消了些说：“免去竿子，罚俸两个月！”

不料李寿山听罢，反倒赶忙央求道：“老佛爷还是打吧！”

慈禧奇怪了：“你怎么又要挨打了？”李寿山说：“挨打我倒有俸，这一罚，这两个月我全家吃什么呀？请老佛爷还是赐打吧！”慈禧乐了，说：“下去吧，再犯我可饶不了你！”

德龄在《清宫二年记》中写道：“慈禧对于饮食的知识极为渊博，大概可以使当代许多专家吃惊。”慈禧爱吃清炖肥鸭，即将鸭洗净，加调味品装入瓷罐，隔水用文火蒸三天，肉酥骨软，慈禧则只食几块最为精美可口的鸭皮。慈禧对鸭子似乎情有独钟，据《中国文物报》载，新发现一份慈禧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十晚膳的食单，20 多道菜式中，鸭肴就有“燕窝‘如’字八宝鸭子”等七种。熏炙菜肴如烤鸭、烧乳猪、熏鸡、煨羊腿等也合慈禧口味。据慈禧自己说，她年轻时最爱吃酥脆如“响铃”的烧猪肉皮，晚年“樱桃肉”取代“响铃”，成为她特别中意的一道菜。